

聊聊文物

清护身铜佛造像 妙相三千 止于方寸

文/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马永伟

“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，说：‘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。’”在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中，宝玉得意洋洋地向人展示庆国公送给他的护身佛。

护身佛，顾名思义，是戴在身上用以辟邪护身的佛像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佛像艺术也随之而来。最早期的佛造像多见于石雕石刻，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，又出现了泥塑佛造像、木雕佛造像、铜质佛造像等。佛造像种类繁多，也呈现出不同的造型，彰显出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就收藏着一尊清代护身铜佛造像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形体小巧便于携带

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，佛造像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，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神信仰的高度融合。铜佛造像在我国流传已久，一般是指用铜或青铜铸造、可移动的造像，多在表面鎏金。这种佛像始见于两汉，盛行于隋唐，延续至明清，常供奉于佛寺和佛龛，或置于佛塔地宫之中。铜佛像大多形体小巧、做工精

致，便于携带。

护身佛也叫随身佛，专指一些小型的佛造像或绘画形式，一般装在用金、银、铜等材料制作的盒内。在古代，铜是一种比较贵重的金属，加上方便携带，所以护身佛一般制作得较小，高度往往只有几厘米，手可盈握。但也正因为它小巧，才更考验工匠的技术。

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护身铜佛造像，高5.1厘米，宽4.5厘米，厚度为2.5厘米，外有佛盒。佛盒正面用银制成，上刻莲花；其他三面为素面，质地为铜。佛盒的左右两侧和上方都有凸起的小孔，可以系上绳子，方便挂在脖子上携带。佛盒内，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的佛像高螺髻，坦右肩，两耳垂肩，面容圆润，法相庄严，一手托钵，一手下垂，嘴唇微微开启，似乎正在默念佛经。

“佛盒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佛龛，可供人随时朝拜、礼佛。这尊佛像尺寸虽小，却线条流畅、典雅大方、工艺精湛，在本地非常少见。”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张秀民说，护身佛体量都很小，但方寸之间承载着大千世界，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文化价值和宗教价值。

方寸之间的大千世界

据了解，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

物馆馆藏的这尊护身铜佛造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民间购买所得，从做工上推测为清代所制。

“佛造像的制作有严格的标准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的作品风格不同，在面相、服饰、莲座等方面不断演变，所以历经千百年，佛像的基本形象变化很大。”张秀民说，明代以前，铜是铸造货币的主要材料，受政府控制，所以铜造佛像稀缺，非常贵重。到了宋、辽、金、元时期，铜材料尤其匮乏，佛像多是木制、泥制、石制。明清时期，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，对铜的依赖性变小，再加上社会生产力提高，铜佛造像发展进入高潮期，在数量、工艺方面都达到了顶峰。

明清时期，西藏、蒙古等地佛教盛行，高僧、王公贵族、善男信女流行将小佛像装置于佛盒内随身携带，祈祷在外出途中护佑自己。

“妙相三千，止于方寸”。古代制作佛像的工匠，显然都怀揣一颗敬畏之心，所以即便是一尊小小的佛像，也制作得精致而不失大气。方寸之间，不仅凝聚着高超、娴熟的技艺，还存有一份敬畏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变迁，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这尊铜佛造像一直静静地伫立在柜橱里，迎人来人往，看世间万象。



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护身铜佛造像

公益广告

垃圾分类 绿色环保

